

爱的是她们 战的也是她们……

闺蜜的 战争

暗地妖娆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闺蜜的 战争

暗地妖娆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闺蜜的战争 / 暗地妖娆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01-06747-6

I. ①闺… II. ①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9116号

闺蜜的战争

作 者: 暗地妖娆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总 策 划: 贺鹏飞 黄 沛

责任编辑: 刘子伯

特约编辑: 孙 洁

装帧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TEL: 010-6598-4529

社 址: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300051

网 址: www.tjrm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78千字

印 次: 2012年11月 第1版 2012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6747-6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毒舌钩”的五份绝密档案 1

第二章 决裂风云 47

第三章 背叛背后的忠诚 105

第四章 “闺蜜团”重出江湖 157

第五章 甜美的真相 229

尾 声 255

“毒舌钩”的五份绝密档案

第一章

刚办过婚宴的韩小月讲出自己和张洛克根本没办理结婚登记的秘密后，顾菲菲首先想的是那已付出去的一千块份子钱是不是给早了，遂望望正在对着酒吧老板摆出媚态的薛蕾，及故作姿态地品尝三百块一瓶的波尔多红酒的田咪咪，即刻认同她们心里肯定在打同样的算盘。

这算什么呢？结婚当晚，新娘子不入洞房，反而拉了一帮闺蜜来迈克酒吧喝得烂醉，还边喝边大声宣布：“我韩小月至今未婚！没领结婚证就不算结婚！我怎么可能跟这样的男人结婚呢？那么难看！那么挫！那么无能！”

这一番震天吼的狂言，大抵半个酒吧的人都已听到，不管那老爵士乐放得有多响，旋律有多舒缓怡人，均被韩小月那“水蜜桃姐姐”一般的奶气嗓门盖过，因为此刻它又尖又细，仿佛能将屋顶戳穿。

田咪咪放下高脚杯，用异常成熟的口吻劝道：“就算你不爱他，可你今天都嫁他了……”

“没嫁！”韩小月将勒得她喘不过气来的腰带取下，往酒桌上狠狠一摔，那啪啪作响的气势配上她熟虾一般的面色，倒也颇有几分“牛仔风情”。解腰带是韩小月与人拼酒拼到高潮处的招牌动作，腰带就像她身上的一道闸，平素将自己拴出端庄来，关键时刻要豁出去了，便将“闸”放开，意思就是“老娘跟你拼了”。

如今在姐妹面前坦露了自己实际未婚却举办了婚礼，还

收了份子钱的心声，可见韩小月也是要与别人干到底的意思，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今天她赌的不是别人的气，而是自己的，换言之，她想与之拼命的对手，正是她本人。

“好好好……”田咪咪一把抱住韩小月的肩，声音不禁又柔和了一些，“你未婚，你还是黄花闺女咧！好不好？可你今天酒也办了，红包也收了，亲戚朋友都来见证过了，就认命了吧！不领证，岂不是便宜了张洛克？男人是无所谓的，万一哪天你们闹僵了，吃亏的还是女人。”

“切！”薛蕾见酒吧老板对她视而不见，便只得回转身来加入“安慰团”阵营，“张洛克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吗那么烦他？再说了，烦他你就不要结婚啊，现在来装这个调儿？”

薛蕾劝人就是这个德行，与骂人或挑衅无异。这就是她吸引不了男人的原因，顾菲菲一直好奇这样从打扮到性情都粗线条的女人是怎么靠写作养活自己的。

“可是，我又不像你，是大作家，不用看领导脸色。我再不结婚，要被单位的人嫌弃的，还会被爸妈逼疯！要不然，你说张洛克这种男人，给你的话你会要吗？”韩小月摔了腰带之后，立马自信满满地端起了一扎黑啤，没办法，相比刚刚喝过的黑方，这已是顾菲菲能在酒吧找到的最低度数的饮品了。

“操你妈！是你要嫁他，不是我要嫁，你管我是不是喜欢他？！”薛蕾点了根烟，狠狠吸了一口，一想到这里自己大龄剩女的现状，她便气不打一处来，今天婚礼上的新人宣誓环节，顾菲菲的主持演说真当声情并茂，令原本情绪冷淡的新娘子与几个闺蜜无不感动落泪，唯有薛蕾摆出铁石心肠的态度来，只因她正在纠结自己那尚处于迷雾中的爱情前程。

“那你说，谁会喜欢他？你们谁喜欢他，谁今天就去跟他洞房呀！”

韩小月像是来了劲，双手叉腰，脖子一仰，瞬间灭掉半扎黑啤。田咪咪于是默默回到原来的座位，端起红酒，装模作样地喝了一口。这一举动，恰被薛蕾看在眼里，她冷笑道：“你去睡洞房吧。”

田咪咪一脸诧异道：“为什么是我？我又不喜欢他。”

“你当然不是喜欢他了啦……”此时吴大来突然贱嗖嗖地从台球桌边跑过来，一屁股挤进韩小月与田咪咪之间，身上散发出博柏利男士香水的甜腻气息，“你明明是喜欢我的嘛。”

“我呸！”田咪咪狠狠白了吴大来一眼，她总是对这位娘炮男性友人摆出凶巴巴的面孔，私下里却总爱跟他一起逛街买衣服。因为在吴大来的“人生原则”里，与美女闺蜜同游才是潮事，所以姿色一般的韩小月和薛蕾要与他约会，就只能选在光线幽暗的酒吧或者茶室包厢，仿佛这些“存货”都是他最见不得人的“私藏”。

“美女”是一种连娘炮男人都对其情有独钟的“恐怖生物”，这一事实其他几位姿色平平的闺蜜都早已接受了。

“你们在说什么？喝什么酒？有没有搞错？！黑啤？！小月你今天都不是你了耶！你居然只喝黑啤！”吴大来那个发型直冲云霄的头颅大惊小怪地转动着，生怕大家还嫌他腔调不够白痴。这种耍宝，吴大来称之为“节目效果”，《康熙来了》之类的综艺节目已将他熏陶成满口台湾腔的男青年了。

“行了，来来姐！今天给你一个任务，考验你女性魅力的时刻到了！”田咪咪忙给吴大来递上一杯红酒。

吴大来听到“女性魅力”四字便来了劲，得意道：“哼！你们不要以为男人就施展不了女性魅力，其实我们比你们更懂。知道薛大作家为什么一直没男人要吗？就因为不懂女性魅力，成天把自己打扮成富婆或黑帮女大佬是没用的，只会吓跑男人！还有啊小月姐，黑蕾丝打底衫实在不适合你啦，那条皮带把你勒得跟米其林轮胎没什么区别。菲菲姐，你……”

话未讲完，他已被薛蕾险些拧下一只耳朵来。

“贱人！”薛蕾边骂边在心里恨不得即刻将身上那件五千块的皮草烧掉，因为吴大来的吐槽虽狠，却总是对的。

“好啦，好啦！是咪咪要给我什么任务了啦，咪咪，你看我今天的裤子是不是有点儿像罗志祥那一条？有没有？有没有？”吴大来使劲扭动屁股，生怕还不够恶心。

“有啦有啦！”田咪咪笑道，“来来姐，你看今天小月是打定主意要姐妹同乐，不回洞房去了，所以跟张老师行周公之礼的任务就交给你啦，去吧！”

孰料吴大来只迷糊了一秒钟，便很快进入状态，靠在韩小月身边道：“小月，你不是吧？这么大好的男人居然要让我这样的人……”

“好个屁！”韩小月一泡口水喷在吴大来脸上，“他要是好的话，当初我怎么就憋了五年啊？！憋到山穷水尽了，才跟他摆了这场酒。”

“那你看看他有什么不好的呀？”顾菲菲想起韩小月与她商量婚典礼的那三个“不许”：一、祝词里不许出现“百年好合”；二、仪式中不许在交换戒指时要求“新郎新娘拥抱接吻”；三、不许提及“爱情”之类的“肉麻”字眼，因为她自认压根儿就没有。鉴于这些古怪要求，顾菲菲手里原

本现成的主持稿基本没用，只好拼命将演说往“姐妹情深”上靠，结果在场亲戚没一个感同身受，闺蜜们倒是哭得稀里哗啦。

韩小月没答理顾菲菲的提问，径自站起来走向厕所。“当事人”一离开，其他几个人迅速围拢，嘀咕起“正事”来。

“你说她结婚证都没领，万一后边又说不算数了，再结一次婚，我们还出不出钱？”首先开腔的人是平素自命清高的薛蕾，她的小家子气本色闺蜜皆知，所以也没人觉得稀奇。

“什么什么？小月没领结婚证？！”吴大来开始大惊小怪，实际上早在一个月前，韩小月就私下跟他透露过这个信息，所以今天他完全属于装蒜。

“反正如果她下次结婚，我是不会再出钱的。”田咪咪也翻了个白眼，接着自言自语道，“也不晓得她收了份子钱去干吗？”

“听说啊……”薛蕾不由得压低了声线，因她知道，几个女人间只要“听说”二字一出口，便意味着有头条八卦可爆料，于是都会自觉靠拢过来，“听说啊，小月要拿那十几万的份子钱去付单身公寓房的首期。”

顾菲菲也知道这件事，却用惊讶的口吻道：“什么？！真的假的？那她其实是不打算跟张洛克好下去咯？”

“哼！”田咪咪冷笑一声，风情万种地点了根烟，举到嘴边，“他们哪里好过？从前她就嚷嚷着一定要找到个自己看得上眼的男人，所以从来不把张洛克当人看，现在为了骗份子钱办了场婚礼，也不晓得以后怎么收场。”

田咪咪的声音里，有隐隐的嫉妒，这令顾菲菲颇感意外，因为三小时前的婚宴上，田咪咪还坐在张洛克旁边，一本正

经地对他说：“小月就是有些孩子气，她其实人很好的，你以后一定要多担待，千万不要跟她计较，她说了什么不好的话，那都是有口无心……”

她当时的一脸“圣女”相，令顾菲菲印象深刻。

吴大来刚要发表意见，却见韩小月回来了，黄绿色灯光将她上了新娘妆的面孔打得梦幻如芭比娃娃，不管是不是“形婚”，今天果然是她看起来最漂亮的日子。

“怎么样？”酒醒大半的韩小月拿起桌上的腰带重新拴起，“你们今晚谁去跟张洛克洞房？商量好了没？”

“我去！”

薛蕾在心里默默喊到，她琢磨着可能闺蜜团里还有其他人跟她抱有同样的“邪念”。

2

二十九岁的田咪咪，在一众闺蜜里显得鹤立鸡群，因为她最年轻，也最漂亮，尽管这漂亮是花了两年的积蓄，坚持了四个月的“拔罐减肥法”换来的，其成果便是从一百三十斤的肥婆减到九十八斤的窈窕淑女。此后便桃花不断，艳遇爆棚。田咪咪唯一尴尬的可能就是年龄，所幸她长得清纯可爱，素颜与浓妆对她的姿色度来讲没任何影响，因为妆前妆后看起来完全一样，所以总给男人一种清透佳人的错觉，这一错觉，便时常产生年龄上的误会；那个二十八岁“高龄”却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演高中女生的台湾女星陈妍希，大抵也是占了外形的便宜。

所以田咪咪总是很自信,也经常陷入“姐弟恋”的泥沼里,那些八五后甚至九零后的弟弟们为她前仆后继,只可惜从来“只求同床,不求洞房”,真当愁煞了这美人儿。当然,田咪咪若认真找个靠谱的好男人,谈个恋爱,继而顺理成章地结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美人眼里一般只有自己,田咪咪也逃不过这样的坏脾性。她是那种走在街上,都好像身边没有路人,只有镜子的女人,前后左右除了帅哥就只看到自己那副“倾国倾城”的皮囊,平素与闺蜜聚会,更是从来不听人家说什么,只顾讲自己与某某男人之间的鸡零狗碎,轮到其他人讲话,甭管讲了什么,她一律只用一个“嗯”字带过。

“咪咪啊,我有男朋友了。”

“嗯。我跟你说啊,这几天领导时常表扬我唉!他们总说咪咪呀,你最近做得不错呀……”

“咪咪啊,我失恋了。”

“嗯。唉唉,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昨天在酒吧遇到一个男的,真的好帅哦,他好像也失恋了……”

“咪咪啊,我杀人了。”

“嗯。我跟你说啊,现在追我的人太多了,我都挑不过来!我妈给我买了两件衣服,都太大了,气得我也想杀人……”

“咪咪啊,我当国家主席了。”

“嗯,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交往的那个男的,现在也是公务员,当时我刚到D市,还没房子住,他就给我……”

在田咪咪的世界里,除了自己,一切都是浮云。如果她哪天突然来关心你了,那也是为了突出自己的“完美”,或者是为了掩饰另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在韩小月的婚礼上,她的表现宛若天使,穿着与婚纱一般雪白的连衣裙,竭尽装

嫩之能事。

但今天，田咪咪却有些装不出来了，她靠在沙发上，指尖的香烟已烧出一大截白灰，她盯着笔记本的屏幕足有半个钟头，鼠标的蓝光偶尔一明一灭，她几次想删掉那条可怕的留言，却又鬼使神差地停住。

田咪咪的微博用的是“鬼灵精”这个 ID，其实 ID 的取法直接说明其主人的缺失，比如田咪咪就是一直想掩盖自己思想贫瘠的缺陷，努力塑造“冰雪聪明”的“鬼灵精”假象；而薛蕾取名“暗地妖娆”，那是因为她完全不妖娆，起码根本就没有“腰”；同理可证，顾菲菲取“暖意”这么“超凡脱俗”的名字，与她的冷淡个性也有着必然联系；唯韩小月只给自己搞了个“小月”这样的朴素称谓，后来因某个论坛事件，导致她几次三番被人误认为是某个名唤“小月月”的极品网络红人，无奈之下只得改为“皓月”，她平实的外表与理想化的内心也极度不符。

这一次，“鬼灵精”的微博被一个叫“毒舌钩”的 ID 关注了，起初她还以为此人是仰慕她贴得到处都是的靓照才来表达爱意的，现在却发现它绝不简单，因为从下午三点到凌晨一点，“毒舌钩”不断地在她的每条微博下面刷同样一句话。

“荡妇田咪咪，已经是三十岁的老女人了，还要扮清纯少女！她曾经做过人家小三儿，那男的还是个赌棍！真恶心！”

如果只是单纯的“恶作剧”，田咪咪倒也无所谓，但正因为这是真事儿，才令她惶恐不安。她试图删掉，将“毒舌钩”的 ID 拉黑，无奈对方仍然可以不停转发她的微博，并附上同样的留言。

这家伙想干吗呀？！她越想越气，便拿起手机将电话拨

给了韩小月，头一个找她的原因是，自己做过赌棍的小三儿这件事，她印象里只告诉过韩小月一个人。

“喂！小月，你什么意思？！”田咪咪劈头便问，一点儿客套的意思也没有。

“什么什么意思？我还想问你们呢！”电话那头显然也在气头上。

“你干吗假扮什么‘毒舌钩’，恶心巴巴来吓我？我告诉你这事儿不准乱传的！”

“哼！”孰料韩小月冷笑一声，反而淡定了些，“你果然也中招了，咱们一样。”

田咪咪这才反应过来，忙问道：“你也被那个什么毒舌钩啦？”

“嗯，而且事情万一搞大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韩小月突然有了哭腔，像是怕被田咪咪看穿其软弱，招呼也不打一声便把电话挂了。

田咪咪脑筋一转，迅速点开“毒舌钩”的微博，这才发现原来韩小月、顾菲菲和薛蕾果然都已惨遭毒手，她们三人的微博条目被转发，转发回复上也写着各式各样的恶毒“真相”。

薛蕾的微博上写着：“这个叫薛蕾的作家是个死肥婆，三十多岁的大妈还嫁不出去，只好跟闺蜜的老爸发生不干不净的关系。韩小月，你回去好好问你老爸是不是包了薛蕾做二奶啊！”

韩小月的微博上写着：“韩小月跟她所谓的老公根本没登记结婚，也没上过床，她还是个处女！”

顾菲菲的微博上写着：“顾菲菲的老公杜辉和他公司的下

属乔若薇早就开过好几次房了，她明明知道还睁只眼闭只眼，死要面子活受罪！”

田咪咪越看越心寒，尤其是薛蕾的那一条，可谓“惊心动魄”，几乎是打在她七寸上了，也是打在了韩小月的七寸上，薛蕾名誉扫地倒没什么，反正女作家素来都以标榜自己私生活震撼为己任，但伤及姐妹情分却是最要紧的，搞不好韩小月已经冲去找薛蕾拼命了。

想到这一层，田咪咪赶紧给薛蕾飞了个电话，无奈对方早已关机，QQ头像也是黑白的，只好再致电韩小月，韩小月却死活不接，她来回折腾半天之后，只得作罢，在床上与失眠为伴。

“毒舌钩”对田咪咪的“毒舌”，勾起了她最不堪回首的过往，于是恐怖回忆便透过时间的尘埃，浮出水面……

田咪咪第一次遇见宋亚男还是三年前，那时她青葱水嫩，珠圆玉润，虽称不上美女，却是可爱如深田恭子的巨胸美眉。“非美女”有“非美女”的优势，那便是亲切平实。虽然那时她也一样眼高心气儿高，却总能低下头来看一看周边与她一样平常的肉体凡胎。偏偏这个宋亚男，却不那么平凡。

首先宋亚男很帅，是那种眉眼漂亮，腔调也不油滑的“奇货”，后来不小心在韩小月跟前现过一次眼，韩小月还回来向其他闺蜜悄悄发过一个月的花痴；其次，宋亚男出手阔绰，像他三十岁的“妙龄”那样不可思议；更神奇的是，宋亚男很灵巧，这种灵巧体现在举手投足，以及与田咪咪最私密的性事上头。有一度，田咪咪经常搞“失踪”，手机不接，短信不回，直到每周五晚上的闺蜜聚会才神采飞扬地出现，一坐下就不停唠叨自己目前交往的男人有多棒，这个“棒”包括出手的大方

程度和做爱的高超技巧等方面。由此，薛蕾在背后联合其他几位闺蜜，取得一致意见：在田咪咪热恋期间，将她暂时开除出闺蜜团，待她失恋之后再吸收归队。

大家对田咪咪的嫌弃，多数是因为听烦了她的“幸福甜蜜”，没人愿意聚到一起来晒幸福，闺蜜的友情是建立在彼此肯自暴狼狈与短处，讨教应对良策的基础上的。无奈眼里只有自己的田咪咪，永远不懂其中奥妙，她完全没领悟到，一个总标榜自己成功的女人是注定要落单的。之所以到现在田咪咪还没被闺蜜团遗弃，兼因她每段恋爱都不超过两个月，不断“更新”情人等于不停失恋，而“失恋”恰恰是闺蜜们紧密团结的“黏合剂”，所以大家需要田咪咪，看她一面手忙脚乱，一面用高仰的头颅来掩饰窘迫。

宋亚男作为田咪咪最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也是她刻骨铭心的风流。她在酒吧主动与他搭讪，用肉乎乎的手掌扇过他的耳光，假装喝醉在他怀里撒娇，这些很豁得出去的伎俩看上去挺下三烂，其实非常有效，男人最抵不住死缠烂打的女人，这是真理。当然，田咪咪这些“泡男仔”秘诀，完全不适用于韩小月与薛蕾，她们死要面子是一点，更重要的是凶起来感觉一点儿不娇憨，完全是泼妇腔调，所以田咪咪总是占尽优势。

与宋亚男相识不到三天，田咪咪就向众人宣布自己“有男朋友了”，当然这一呼吁起初并未在闺蜜圈里激起多大反响，大家的关心询问也只不过是条件反射，就像没话找话时，一个女人总会问另一个女人：“哎，你现在跟他怎么样啦？”这个“他”是谁并不重要，只要没到“分手”的一步，就不会再有往下聊的必要。更何况，田咪咪素来是“追男容易守男难”，